

问题：妈妈感染了新冠后回家，让全家人阳了，
我说她传染了全家，她大哭说我没良心，我错了吗？

题目描述：她也是被别人传的，发烧回家单间隔离，当天晚上搬去了另一个房子，但第二天还是都阳了。妹妹还小，当时高烧烧到快 40，不住气的哭，喊着要妈妈，我就说就是妈妈把你传的，她把全家人都传了。妈妈回来后妹妹告诉她，她就非常生气，说以后谁生病了她要拿刀赶出去

今天又说她自己在另一个房子的时候爸爸都没问她，只有外公外婆关心她。我说妹妹病的厉害，爸爸也感染了状态很差，忙的晕头转向没心思顾她，她说，我还不是病了，她重要我不重要是吧

我可能也有点生气了，我说是你传染的，她就大哭说我没良心，她也是被人传的啊，她是不是得了就是全家的罪人。我说我说的是事实，你带回的病毒就不许我有点不满吗，何况我没说你什么。她更生气了，又吼了什么然后把门摔上了

我不知道怎么说，也不知道我是不是错了。她想得到别人的关心，言语上的慰藉，但我爸确实是一个“说不出口”的人，我也是，所以我能理解我爸，他不会言语上的关心，但他会把她爱吃的蹄膀放到她面前。我跟爸爸太像，所以我总是下意识为他辩解（也可能是因为每次发脾气的都是她，还会骂人），妈妈就认为我是拉偏架，从而更生气

我这种心态是不对吗？我实在不知道怎么处理她的脾气和情绪，她对着我骂爸爸我实在接不了，有什么办法解决吗？

“能坦然接受一切事实”是一种超凡入圣的境界，绝大多数人都是做不到的。

张三去参加满月酒，看着小宝宝叹了口气——“这娃可能活不过一百年”。

这话说的是不是客观事实？当然是，还是很严谨的客观事实——加上“可能”把意外情况也都覆盖了。

如果这宝宝的父母能有这个心胸，因为“这的确是事实”就淡然若素，言笑自若，那么这个宝宝那可真是一脚踏进金窝里，福寿不可限量。

但是遗憾的是，绝大多数人在尊重事实方面都没有这个运气受到客观际遇的磨练，并不能管理住自己听闻“不方便的事实”时的情绪反应。

这种磨练往往意味着你要当一当“孤家寡人”，在孤立无援的前提下完全的为一个事业的成败负责——例如主持一个项目、独立创业、指挥一场作战之类。

坐过这样的驾驶席，你就会更担忧没能及时对危险因素做出有效反应，而反过来警惕自己对“委婉含蓄”、“报喜不报忧”的过度偏好。

可惜的是，这样的磨练机会是和领袖的职分绑定的，而领袖的职分无论怎么算都是相对稀少的。所以客观上绝大多数人没有这个机会在成为一家之主之前受到足够的磨练。

不错，“成为一家之主”是大多数人都无法逃过的领袖职责，只有到了这个时候，人才会发现自己训练不足。

就像这个问题中的母亲一样。

从你自身的角度出发，你自己的最佳选择显然是既然迟早都要当司机，那么你不该等到命运把你抓到驾驶席再去学开车，而是一开始自己就要主动的学会一个司机该有的全部技能。

你自己要主动的学会听到任何事情，先考虑“这是不是客观事实”。如果是，那么不对客观事实的部分做惩罚性的回应就是你要主动修满的必修学分。

这种高度自觉的自我克制，外显出来是一种令人难以抗拒的“绝非池中之物”的领袖气质。

对方自然而然的会感应到这种震慑，反而会主动收敛，在你面前正襟危坐，谨言慎行。

这个气质会自动的端正对方的言行态度，反而绝不敢滥用你所授予的“事实察举权”。

你听到的夹枪带棒的胡说八道会比别人少得多。

我能接受一切事实，你不能。仅凭这一点，你就本能的知道不能无谓的触发我的敌意，因为你会为自己招来无法战胜的敌人。

这跟我的社会地位和掌握的资源无关，因为无论多肥的盲羊也无法在无论多瘦的明眼的狼面前勇敢。

这就是“不怒自威”的实质。

从这个母亲的角度出发，她最好的反应不是去哭诉子女多么不公平——事实上，你要以“向任何人类私下哭诉不公平”为一种个人的耻辱，不过这是另一个话题了——而是告诫子女在外人面前不要这么白目，因为并非所有人都有这个“尊重一切事实的雅量”，很多人会对“不会察言观色”的“事实使者”处以极刑。

那可不见得只是斥责驱逐了事，很多是要斩首示众甚至抄家灭门的——很不幸，这不是打比方，而是历史上斑斑可考的事实。

这根本不是说“你不能说事实”，但是你在说事实之前没有仔细的考察对方接纳事实的能力、也没有针对这个能力对事实表达的形式作出恰当的管理——没有尊重“人类难以接受事实”这一事实。

这是我教育的严重失职，也是你自己的堕落。

你的所作所为，有问题的不是“说事实”这部分，而是对“人有固有的缺陷”这一事实缺少必要的尊重。

世界不是在惩罚你“讲述事实”这一部分，而是在惩罚你不尊重祂所造就的事实这部分。

就像一张卷子，你悲愤控诉说你题目都写对了为什么是零分。

老师告诉你答案——你卷子没写名字，不是零分该是几分？

你不停的强调每一道题你的结果都对，对你这个零分没有任何意义。

这个零分对你没有任何不公平。

如果这个母亲懂得这个道理，子女自然就不会轻易的犯这个错误了。

相应的，她平时与人沟通，会自然而然的事半功倍，响鼓不用重锤。

而不会因为“说了不见效”而不断的加大音量，把自己的影响力无谓地挥霍一空。

这种透支，是无法靠“疾言厉色”找补回来的，最后只会导致影响力的枯竭。

编辑于 2023-01-02

<https://www.zhihu.com/answer/2825636383>

评论区：

Q: 能坦然接受一切事实真的是需要一生修行的功课。

最近爸妈双双羊了，仔细一问才知道基本没做防护（防护的物资家里都备好了就是懒得用），开放了之后还每天出门遛狗子逛超市，回家进了门也不做消杀。之前说的已经做好防护，原来就是小朋友骗家长在学习一样，糊弄我的。

讲了三年防疫的重要性，阳奉阴违地其实一句没听进去，就喜欢听砖家说没事的。现在难受了知道厉害了，问 ta 们当初为啥不听，说“专家说的让人心里舒服，你发的那些消息都太吓人了。”又心痛又气到脑壳子疼，还得安慰 ta 们。

B: 从这个角度说，您才是父母，他们是需要您呵护的小朋友呢

Q: 互爱的关系基本都是这个样，互相把对方当小朋友。

Q: 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平静地接受现实的能力，

极度否认、避而不见是常见态度，

不能去苛责他人，哪个人不脆弱？

但不能放松对自己的要求。

不要沉迷于向他人讲述事实，

也不要对他人的逃避态度进行审判，

刀刃向内，审视自己：

我是不是也难以接受（某些）事实？

不要哭诉，克制自己，接受现实，

因为你已经有成为领袖的念头，

至少，把这份觉悟，传递下去。

参考阅读：

<https://www.zhihu.com/answer/1823819516> (#接受现实#)

<https://www.zhihu.com/answer/2235939694> (#观点与事实#)

<https://www.zhihu.com/answer/2232852752> (#说实话#)

Q: 这篇回答的主题很对 但跟此事无关啊

A: 有关

Q: 这是篇我会反复阅读的回答，每次结合自己都有新收获。

回看一月份我留下的记录，当时我认为，应尊重体谅他人不能接受事实道理的可能。

现在回看，我的笔记写得太过高高在上了，要我现在再做评价，我不会使用尊重体谅这些让自身感觉良好的词汇。

‘人类难以接受的事实’这就是一条客观事实。什么尊重？什么体谅？评估对方能接受的程度再予告知，这并不是一种尊重体谅对方来体现自己站在更高角度的行为。

这是条保命的红线。

A: 善哉[拜托]

Q: 我觉得不是他说的是事实就一定是没问题的。很多年前我的一个前同事她的腿有些问题，对一个二十多岁女孩子来说，这是她非常自卑，极力要掩饰的缺陷，但是当时有另外一个同事，天天以“那个瘸子”指代那个女孩，项目上要出差，本来那个女孩子也是项目的参与人员应该要一起去的，他就说“带个瘸子去多不方便”。他说的确实是事实，但是里包含的冷漠和恶意是个人都能感觉到。

回到题主的这个问题，他说都是妈妈把病毒带回来，传染了全家，也许这是事实，但是他的表达方式和她对妈妈病情的不闻不问，这些行为都让她妈妈感受到孩子对自己的冷漠和缺乏爱意，这也是他妈妈生气的原因。

A: 这个问题不属于事实问题而是隐私问题。这是两码事。

B: 这个女孩的腿部问题并没有给其他人带来困扰的记录，而你那个男同事说带她出差如何的不方便时，显然这种不方便还并没有成为事实，这是用想象中的事实来侵犯了别人的自由。

Q: 哇，答主亲自回复我了

但是我还是有一点没有理解哦，为什么这属于隐私问题呢？因为虽然我的前同事她会极力掩饰她的腿的问题，她左腿比右腿短一些，她一般都会在左腿加增高垫，走路的姿势也会尽量调整到接近正常，但是她的走路姿势还是一眼可见的不同于常人，特别是遇到台阶等不平坦的地面。这种人人可见的情况不属于事实吗？

Q: 说句政治不正确的话，但事实如此，在家庭生活中，proletariat 的视角都是以“我”为中心：我看到的、我的感受，我的想法……，唯独没有“我的这个家”、“我作为家长”或者“我作为家庭成员”、“我作为家庭成员，将来也要成为家长”——“应该”如何如何。

B: 家庭成员却没有意识自己是家庭里面的组成部分这一身份。不会察言观色又或者是因为，忽视自己作为家庭成员的责任。只专注于自我这一身份。

Q: 不是作为家庭成员时没能做到符合要求，而是一开始就是作为原子化个体企图通过家庭这个习俗的平台获取资源。我觉得这才是不幸和冲突的根源。

C: 人，也许没有作为家庭成员的某种初始自觉。但好的家庭氛围，会让每个成员都有一个学习的环境。需要一个过程，需要每个人的努力。

Q: 是一开始就要以原子化为耻辱，以忠于家庭为荣。

C: 有精神内核的人，才有力量抵御原子化。但并不是狭隘地忠于家庭，而是忠于正义。家人在一起生活，是一个互相矫正，互相学习的过程。每个人都是有成长性的。父母长辈也是一样。

Q: 你说的这些，人们做得怎么样呢？还不是一个理想加上一地鸡毛？其实，不用说那么多，清清楚楚标明边界就好了。不是一样人，不进一家门。他们是他们，我们是我们。家庭就是正义的堡垒。

C: 不必管别人做的怎么样，首先做好自己。认识自己的需求，从呵护家人开始，可以爱家庭内外的每个人。从物化的角度说，每个人是原子，每个家庭也是原子。那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知道自己有血有肉有感情，是可成长的有机体，不就可以了么？不需要以堡垒之名来抵御联系。原子化只是一个过程，并不是结果。

Q: 不是管别人怎么样。是说，大家都是社会性的，有阶级的，有文化归属的，是渴望共同体的。忠于自己的共同体。原子化的个体是因为缺少共同体才幻想一个抽象的大共同体让自己的破坏行为与幻想的大共同体不发生冲突。不是与堡垒之名抵御联系，而是以堡垒之名抵御解构。家庭和家庭之间是有强有力联系的。原子化，没有未来。

C: 完全同意[赞][赞]

Q: 谢谢理解。现实的确让人担心。能说出呵护家人这几个字的，就不是秩序消费者。赞。

Q: [赞同]尊重事实是个好品质。

世人最需要增长的就是“shixiang 智慧”。

面对事实大多时候会“诛心”，谁缺了柔软的心，谁越不能承受“诛心”之痛。

一切痛苦从人为了逃避心痛而扭曲看待事实开始，不知道人什么时候才会改。

B: 再痛我也接受，然后开始变好

Q: 提出一点异议。事实，除了自然的、物理的“事实”之外，也存在通过一般社会交往而形成的“事实”。例如，张三在过年的时候跑到人家里拜年，进门第一句就是“你们全家必 si”，是不是事实？他说的话是一个物理的自然的事实，所有人到最后都必死，没有问题，这句话很客观；但他“说出这句话”的行为同样代表着一个社会观念上的事实：这个人对你家抱有敌意。任何有基本社会经验的人都可以轻易判断出，在重大节日里到人家家里去说“你们必死”是多么失礼、多么令人不快的事情，张三在明知这一社交共识的情况下仍这么做了，意味着他对“令人不快”这一结果是有主观追求的——除非有证据可以表明，张三因为某些合理原因对一般社交尺度和社交方法确实缺乏最基本、最起码的认识，又或者他是作为医生参与到某家庭煤气中毒的事故中进行急救、这句话是作出了一个职能上的专业判断。

这个意义上，我不是特别赞同答主说的“人们不能完全接受事实”这一观点——当然，这个观点本身是对的——但很多时候，人们听到“事实”而发怒，也不是因为不能接受事实而愤怒，而是不能接受对方借助事实传达过来的“敌意”，不能接受你故意做出一个伤害我的举动。

类似的，像大家喜欢在过年、生日什么的时候听“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喜欢听“万事如意、心想事成”之类的绝对不符合事实、绝对不客观、绝对虚假、绝对不可能实现的话，是因为人们更能接受虚妄吗？我觉得只是这些“吉祥话”所代表的一些善意的传达令人开心罢了。

B: 你说的与答主说的，是两件事。

答主指出的是事实判断，不谈别的，只谈事实：人会死，是不是事实？

你说的是价值判断：他说人会死，他说的是事实，但他不懂事、不懂礼貌、不懂社交…我完全有利于认为他有问题，他不该说这种话，他对社交缺乏基本认识…

事实判断有一个很基本的特征：无论指出事实的人是谁、有什么问题，只要他说的是事实，就认账。

他不懂社交不懂礼仪，这是他的问题——但他说的仍然是实话，我承认他说的是对的，并接受。

事实判断是「只对事，不对人」，不管人如何，只要事是如此，就认。

价值判断是「先对人，再对事」，不管事如何，只要人有问题，就先聚焦这个人，先“关照关照TA”。

C: 你可能没有理解层主的意思，这不是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问题，这是语言交流中所传递的多重信息的问题，一个人说一句话，所传达的信息，往往并不只有这句话的字面意思。“你们全家都会死”只是表面，一个人在节日期间跑到他人家里故意说出这句明显会让他人不悦的话，这个行为所表现出来的攻击性，才是本质。人们会因这句话而生气，不是不接受事实，而是对他人表现出的攻击性的自然反击罢了。至于这句话是什么，是不是事实，其实并不重要，因为说的人，和听的人，他们所传达和接收的，都并非这句话本身。

D: 感觉答主应该是和 Q 一个意思的。

全回答分了两部分，于己要有坦然接受一切事实的能力，这点不多说了；于人要有合理阐述事实的能力，就是答主讲的对母亲建议那点，他认为当时那位母亲最重要的是赶紧告诉她的孩子，像那样说话会害了她，是这个社会大部分人难以接受的，而不应该是在那伤心生气之类。

而这位母亲要做到这个建议就必须要求她首先是个能坦然接受一切事实的人，同时在日常生活中还是个懂得表达技巧的人，因此答主也才会说，如果她母亲懂这些她孩子也不会说这种话，毕竟言传身教是最好的教育方式。

更新于 2023/10/22